

內瓦的小木刻家



版出會學廣

第一章 寄居在知更鳥窩裏的杜鵑

『潔泰，你以爲怎麼樣？我們家裏孩子多，你忙不過來呢，或者我們還可以再容一個呢？』

潔泰不大明白什麼一回事，她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走近父親面前，問道：

『爸爸，你意思是問什麼？』

『是這樣的，好女兒。早上我去看一個病人，他死了，留下一個孤女。今天下午我還要去送葬，我不想叫那女孩再住在他爸爸過身的旅館裏。他們原是過路的旅客，這地方是生疏的；現在要寫信到法國通知她的家人，可是覆信要等一些日子。』

那醫生站在房中壁爐前，一邊沉思一邊繼續說：『她的家人一定要來接她回去的，看來錢她倒不缺，她只需要一個家——要有人愛顧。他父親臨終的時候託下我，我想到設身處地亦必盼望有人照顧我的女兒，所以我想替他辦到。你看怎麼樣？潔泰，我們這隻鳥窩還可多容一隻小鳥嗎？』

他微笑地對她說着，潔泰也就用略略帶愁的微笑回答他。

莫倫醫生在日內瓦幾乎無人不認識的，他的一副清俊的面貌，無論進到什麼人家，都受人們歡迎；回到自己的家，更受兒女們親愛。

他的夫人早已去世，留下五個活潑可愛的兒女，潔泰是最大的女兒，家裏的事情差不多全靠她料理。

她年紀有十五歲了，烏黑的眼珠，明朗的面孔，發出一種開顏的笑。

容，能夠使他父親忘却一日的勞碌。她做着大姊姊，照顧弟弟妹妹也夠忙，雖然有時他想，像她弟妹們那麼擾攘淘氣的小孩子，恐怕別處不會有，可是她並不覺得他們討厭，反因自己照料得到而暗自喜樂。到晚上，孩子們先睡了，她和父親閒談一天的事情，正是樂而忘倦。

在那些燈下閒談的時候，她會忘却有時家裏的缺乏——莫倫醫生是出名的醫生，可是他每天多半去看窮病人，所以進款並不多——孩子們因為愛玩，衣服破舊得很快；兩個弟弟胃口太好，家裏吃的東西很快吃光。這些情形是管家的人才知道的。那天下午，父女倆站在壁爐之前提及添容一個孤女，潔泰免不了要想到家用的短絀。

沉默了好一會，她說：『爸爸，我一定盡力辦到。』原來她想了許久然後答應，除因家用之外另有原故的，他父親沒有

猜想，只是很高興的對她說：

『好女兒，我知道你一定辦得到的。』

父親的讚賞給她一點安慰，但並不多。他說完要再出去，潔泰知道他是去送葬，回家的時候，就會把那外國的女孩帶回來。

潔泰跑到樓上去，眼淚直湧出眼眶。她躲到屋頂的空房間裏。這房間原是莫家孩子們愛到的地方，每逢雨天不能出外玩耍，他們就聚在這裏，玩他們自己發明的遊戲，或交頭接耳的商議佻皮的玩意。

那房間的小窗更是個好所在。從窗子望出去，可以看見遠近的屋脊，和前面蔚藍色的湖；湖的對岸有青綠的山嶺，有時更能遠遠的望見那瑞士出名的巴蘭雪山。風景實在好得很。

潔泰喜歡這窗子；有時，遇着事情不稱心，或弟妹氣得她煩悶的時

候，她就獨自到這窗前，看着窗外的美景，漸漸又覺舒暢了。

可是這一天，她煩悶得連窗外風景也不想看。

『我答應了盡力辦到，』她捏着自己的手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『可是爸爸呀，你爲什麼這樣多事呢？我們過得好好的，她來了一定不同。她又不是我們瑞士本國人，却是一個驕貴的法國小姐，到來一定看不起我們的儉樸，也許還要擺出樣子戲弄我們哩。晚上小弟妹睡了之後，她也許還在廳子裏，這樣我就不能再和爸爸兩人在一起談天了。她討厭，我恨他！』她的手臂擱在窗檻上，臉枕在臂上，很沒趣的呆着。

她彷彿什麼都忘了，及至聽聞樓梯上孩子們的脚步聲，才想起屋子裏還有許多瑣碎的事情要做。

她正想往樓下去，却聽聞樓梯上的聲音說：『姊姊，姊姊！你在那

兒？」叫着的小弟和小妹已經跑上來，接着說：『看，姊姊，有好東西給你看哩！』

兩個小孩很高興的，搖擺着一本小小的書：『看，姊姊，看呀！』潔泰跑前來，伸手接過那本書。在當時一五三八年代，書籍不像今日的常見，像這本那麼精緻的書，她更未曾見過。她細心的揭開書面看看，原來這是法文的新約聖經。這是當時教皇禁止平民讀的書。

『你們從那裏得來的？』她急急的問。

『福門先生給的。』兩個孩子一齊答，『他答應我們一班小孩，誰先能讀出一節的就送給誰。愛蘭讀出了。』

正在說着愛蘭，愛蘭已經跟上樓，走進來。潔泰便說：『好得很，愛蘭妹妹，你試讀一節給我聽。』

她隨手翻開一頁，愛蘭仔細認字，逐個字的慢慢讀下去：『不是我們愛上帝，是上帝愛我們，差他的兒子，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這就是愛了。』

潔泰看了幾行，這些句語是從來未曾讀過的。她以前只知道人要敬愛上帝，要順從以免觸上帝的震怒。現在這本書裏說：『不是我們愛上帝，是上帝愛我們。』

這真奇怪了。上帝愛我們——愛我們。上帝這麼尊貴，威嚴，不動怒責罰我們便算幸福了。真的他愛我們嗎？為什麼神父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？她在學校裏也沒有聽過這種說法。提到福門先生，這個奇異的人她倒聽聞過，聞說自從兩個月前他便到了日內瓦，開了一個學校，專收小學生。

莫倫醫生讓小孩子到那學校唸書，這事情，許多親戚朋友都覺得詫異，並且很不贊成。只是莫倫醫生和其他對教皇法律不滿意的人，都樂意送孩子到那學校。孩子們進了那學校都很喜歡福門先生。潔泰有時因為聽見親戚的譏笑，頗想勸父親不要讓弟妹到那學校，可是她總沒有提過，一來她相信爸爸做事自有道理，二來孩子們那麼喜歡那學校，要阻止他們也許阻不來的。

當時愛蘭還逐字逐句的讀下去：

『親愛的兄弟呵，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，我們也當彼此相愛。』

潔泰急急掩了那本書。那些句語刺着她的心。她想起剛才怎樣不願收容那孤女，她清楚地記得自己心裏說：『我恨她，我一定恨她！』

她挾了那本書，對弟妹們說道：『等爸爸回來再說，也許他不贊成

你們讀這本書。讓我先問問他。』

於是她領着他們往樓下去。三個小孩担心着剛才得來的寶物要被沒收，顯然有點不開心。潔泰爲了使他們想開別的事情，便告訴他們一個消息，說有一個法國女孩要到他們家裏來住。孩子們聽了高興得很。當她跑來跑去收拾東西，給新來女孩預備牀鋪的時候，三個小孩總是跟來跟去，要問這樣問那樣，要幫這樣幫那樣，七手八腳，愈幫愈忙。

忽然地他們都停了嘴靜着，原來莫醫生回家了。

莫醫生脚步很輕，進到廳子，孩子們見了才知道他回來。他牽着一個女孩，她生得身材端正，眉目清秀，一雙眼睛流露出一種苦悶，勇敢，而又有決斷的神情。潔泰一見了她，不覺把先前的惱恨忘掉，伸出雙手去迎接她。

莫醫生給他們介紹說：『比莉，這是潔泰，我的大女兒，她很能幹，我們都靠她照料。我盼望你倆好好的做朋友。那兩個是我的男孩，猶力和彼得。還有兩個小妹妹，愛蘭，她是我們家裏將來的女博士；亞美，她是我們的小娃娃。』莫醫生轉過來對小娃娃說：『亞美，你害怕嗎？』

原來正在那時，亞美看見一隻大狗跑進來，一直攆到比莉身邊。孩子們莫明其妙，只見那隻狗到了比莉跟前，就很快活的接近她。

比莉雙手抱住狗的頸，異常歡喜的叫道：『啊呀！寶拿，我的好寶拿，我以爲你走失了。』她說着不禁流出眼淚，『你怎樣又能找着我？我真開心。』

『當心，小姑娘，』潔泰急急的說，『那隻狗流血，血染着你的衫

袖哩。』

『唉，牠給咬傷了！』比莉說：『牠本來是拴在旅館裏的，我們去送——去送——』她的嘴唇震顫，沒有說出淒涼的送葬，『回到旅館便不見了牠。店主說牠狂吠了一會，猛力拉斷繩子跑了出去，沒有法子阻住牠。可是現在牠怎的又會找着我們呢？我真不明白，也不知道牠曾到什麼地方去，只是看得清楚牠一定受過攻擊，打過架。』

在旁的猶力插嘴道：『是嘉洛帶牠來的。他見牠頸上有繩，知道牠是走失的。那時候有一隻兇狗和牠撕打，警察以爲牠是無家的野狗，預備照例把牠打死。嘉洛跑上前去，說他認識那狗的主人，那狗見嘉洛也就跑近他身邊。嘉洛便帶牠來了。』原來猶力，正如一般十二歲男孩的特性，凡事喜歡追究；當那隻狗進來之後，他立即跑出門外，把牠的來

歷查明了。

『真奇怪牠肯跟陌生的人來。』比莉說着，轉向莫醫生低聲說了些話，只見醫生微笑點點頭。

原來比莉是要對人道謝。那時候門外的嘉洛本已去了，猶力好不容易才把他追回來，帶他進廳子裏，那便是莫家的孩子們都認得的嘉洛——長長的身子，舉動不大活潑，身上穿的衣服又薄又破舊得可憐。他的肩膊寬闊而微彎，嘴唇合得緊，露着一種苦的表情；他的一雙眼睛本來生得好，只是眉頭略皺，彷彿因為眼見着這世界到處黑暗無情而表示怨悵。饑寒使他瘦而缺少血色，過勞的工作使他憔悴。站在秀麗的比莉之前，站在那雅潔的廳子裏，愈加顯出他的檻樓。

只是比莉趨前和他握手說：『謝謝你，替我找着寶拿。寶拿是我獨

一的老朋友。我知道爲什麼寶拿肯跟你，我記得了，那天我們遇難的時候，就是你碰見而去找莫醫生來醫我爸爸的。找着了寶拿我心裏高興一點。』她又轉過來說：『莫醫生，你許我帶牠在一起嗎？潔泰，你不反對嗎？』

潔泰此時正在和那隻狗玩，她微笑着答應。

比莉塞一些東西到嘉洛那又瘦又粗的手裏。『我說不出怎樣的多謝你，』她柔聲的說，『只是不會忘記——寶拿和我都不會忘記。』

嘉洛用一種沉默的姿勢，表示答謝，便轉身出去了。潔泰對爸爸示意，便領比莉到房間裏去。那是一間寬大的房間，裏面有一鋪新添的單床，鋪着雪白的被單。

『爸爸說，你和我們弟弟妹妹住在一起好一點。』潔泰指點她的牀

鋪。

比莉表不出心裏的安慰，只是親親潔泰的嘴說道：『你們待我這麼好！你爸爸——我從未見過這麼好的人。我設法不太攪擾你們，不過起初也許不能和你們一樣的開心，你不會怪我吧？』

晚飯吃了，比莉便靜靜的到自己的牀上睡去。一兩個鐘頭之後，潔泰也回到房間休息。那鋪潔白的單牀靜靜的，她以為比莉已經睡着了。幾個鐘頭之後，潔泰被一種聲音弄醒，她聽見啜泣，一種想制止而制止不住的啜泣。

她忙跑到那法國女孩的牀邊，親切的勸道：『比莉，不要哭。先前也許不明白，實在我們都愛你，我們都喜歡你和我們在一起。』

比莉的手臂搭上她的頸項，臉兒伏在她的肩頭。

啜泣的聲音慢慢的輕鬆了。

『潔泰，如果你應許了別人一件事情，你一定守信嗎？』她忽然這樣問。

『一定的，』潔泰一口回答。

比莉在牀上坐了起來，雙手摟着膝頭。溫柔的月光由窗照進，照着她清秀的臉，和肩上披着的豐潤的頭髮。

『因為我應許了一件事情，』她繼續說，『是對一個已經死了的人應許的——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夠不失信。』

『告訴父親罷，他能幫助你。』潔泰回答時，亦露出遇着重大事情不知如何是好的少女的心情。

可是比莉搖頭說：『最糟的就是我應許了不把事情告訴別人，應許

了無論誰都不告訴的。這樣簡直沒有人能幫助我。我只十五歲，見識又少。潔泰，我應許得這麼認真，事情却這麼繁難，我不但不知道怎樣做得成，簡直，不知道怎樣起頭做。』

『求求諸聖罷，』潔泰再替她出個主意，可是語氣沒有剛才的堅定，『求求聖母保佑罷。』

『我都求過，不知道求過多少次了，』比莉說，神情可憐地，『我求他們保佑我爸爸不死，我獻了我的珍珠寶物，又許了願。可是有什麼用呢？他死了，諸聖沒有聽我的懇求，誰也不關心我的事。』

潔泰有所想起，不由自己的說道：『比莉，我想總有人關心，我以為上帝關心。』

比莉無言地看着她，不明白。